春秋集傳

繳省投進狀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

[illegible]洽昨承臨江軍牒備准

[illegible]訪聞洽多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討論劄下本

[illegible]訪件目差人齎紙札謄寫並繳申

[illegible]省以憑投

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藝殊無所通

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爲春秋之書聖筆所刊

皆因時君之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

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泯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

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
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群書莫能統會蓋自譜書
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
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　緯以
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知然
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
粗立而其閒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
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捂
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他書

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
是正閒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
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一見
悉加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
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某
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畧加編刻統會群言搭擊僞辯
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
公朝俯加
訪問稱其有補於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

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

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

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録二卷已送臨江軍
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悰欲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

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狀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

俸補刊于臨江路學

春秋集傳卷第一

隱公　　　　張洽集傳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陸氏釋文曰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杜氏釋例曰隱拂不成曰隱○伊川程子曰天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

於隱公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謂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周道絕矣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彊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弒君戕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蕩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詰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氏云言周以別夏殷○程氏傳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幼諸大夫扳隱而立

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程氏傳隱公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胡氏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禀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

首繼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之所建也此所謂正月乃周正建子之月在夏時則十一月也然古史記事簡略多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事之以大略見者乃繫於時考之於書如春大會于盟津秋大熟未穫此事之以大略見乃繫於時者也其餘謹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舜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其他

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舉月則知時故不必書時也春秋因史記而加筆削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與夫每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程氏所謂時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於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厤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首政天下之所當奉承者也春秋之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不惟禮樂征伐

不禀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爲曆數周有周曆魯有魯曆晉當獻惠之世大抵專用夏正周魯宋曆見唐曆志孔子將撥其亂而反之正故於春之下特書王正月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示一統於此而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爲謹始之書也

謹按胡氏以爲商周雖改正朔而實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閒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於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乃臆決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於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

者又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爲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爲正月而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顧其放時授朔則一以當代所建耳如雜記載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考又按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皆用當代之正朔言之與春秋左氏傳所紀之時月正合顧後之人見當時之言與詩人七月四月之篇錯出遂無所適從而自爲紛亂耳不特後世惑之雖左氏固有不察者矣何以言之如晉之史獻惠之間見於左氏者與經常差兩月大子申生之死經書於僖六年之春而傳以爲五年之冬韓之戰經書十一月壬戌而傳以爲九月壬戌以至奚齊卓子之弑里克丕鄭之殺皆傳先而經後蓋是時晉之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以差也左氏不察皆以爲經從告而書之說使從告何故每差兩月乎且其訃告雖後而告以日月則固從其實也豈有始經國史

之蘇再經仲尼之脩而不能整正其訃告之誤乎其不然也必矣故知周正夏正因兩存而淆混不特後世而已惑也左氏在當時故以夏正爲周正胡氏居後世故以周正爲夏正其爲誤一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爲四月於商爲五月於周爲六月夏數得天梓慎周人也其言如此豈可謂周月之不改乎至於程子以爲正月非春而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恐未然按書序一月戊午師渡盟津此周之一月也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則亦豈不遂以爲歲之首乎蓋三代之改正朔以天統地統人統而別之歲建子之月陽氣潛萌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爲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舉一隅於此則夏秋冬可以類推矣自胡氏之說興學者於三代正朔之說紛然致疑使不改之說信然則是建寅之常爲正月自堯舜以達於三代未嘗變更而孔子作春秋以欲行夏時之故遽然反易以詒後世之惑矣使時王頒之諸侯奉之生民用之而春秋輙改焉則其大者既已失事實矣尚可謂其文則史而求傳信

於將來也哉

春秋魯史也聖人假之以立法而時君之罪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極其謹嚴以示褒貶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以見之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即位大事也舜禹之受終載於典謨而顧命一篇紀康王受遺之制尤備皆所以示後世正始之法也諸侯之受國於天子先公猶天子之受於天與先王也無王命與先君之命則無以立乎其位而撫有一國於是乎無以正其始矣始之不謹宜乎隱公之立有以來讒間之口啓猜忌之意成篡弒之端

也春秋於人君終始之際最爲謹重隱公之即位宜書而深沒其文者所以見其始之不正也人皆知定之書即位不可不察又豈知隱之不書即位尤不可不察者哉

隱公之立如穀梁之說則受之於惠者也如左氏公羊之說則隱之自立者也胡氏之說含穀梁從二氏者蓋穀梁雖以爲惠公勝其邪心以與隱而當時事實曾未之考豈若左氏公羊之有證乎且左氏直以桓公爲大子亦可見惠公舊意以立桓公而當時大臣以幼君不可立故長君而立之也程子劉質夫於此皆有所未考故直以穀梁爲斷而謂隱公之不書即位無天王之命耳於隱則貶其無王命而不書至於莊僖則貶其無父命而不書其義雖密於事實則未協也或曰然則桓公誠爲太子已乎曰惠公之意則然矣而未知嘗正其名否也曰惠公之正否何以辨曰自桓公而言則諸侯無再

娶之禮仲子不可以爲夫人故桓公非世嫡惠雖欲立之非正也其大臣之舍桓而立隱未爲失也自隱之公言之則既無父命矣復不請於天王正其嫡庶之分姑從大臣之言而立乎其位焉安得不爲爭亂造端乎嗚呼此伯夷之終遜而逃之所以爲求仁得仁又何怨者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並作邾婁蔑公羊穀梁作眛

胡氏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程氏傳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 高郵孫氏曰凡盟會侵伐重其爲首者首其事善則首之者善重其事惡則首之者亦惡重是故盟會則以主會爲首侵伐

則以主兵為首所以輕重之也然而於內之主則可言公及某於外之主則不可以言某及公故聖人變其文曰會也及者以內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與某而我往會之也○公羊傳及猶汲汲也○劉氏權衡曰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而已

○杜氏註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左氏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杜云附庸之君未王命○劉氏傳如何則謂之附庸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附庸之君四命○公羊傳儀父者何字也○程氏傳附庸之君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胡氏傳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襃貶

則有例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名或進而稱字其變也

○孔氏正義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程氏傳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辠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左氏傳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胡氏傳春秋大義以講信修睦爲事以忠信誠慤爲先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之事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矣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

惡隱公之私也

或謂盟誓者人情之所不免春秋書盟會惡不稟於天王而私爲盟誓耳使是盟而掌於司盟春秋所不惡也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相與之道也忠信不足以相孚而矢誓以相約殺牲以相詛舍其所以爲人之道而從事於怨仇相結之術是豈爲人上者講信修睦之道哉春秋之諸侯率多尚此蓋其人無以大相過故也惟其信不由中故怵於利害則遂變而棄之隱公是盟之後卒不免於伐邾則今日之求

好豈非私哉由春秋諸侯相與之道而無變其俗聖人固不能為也曰然則司盟其可廢乎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耳殆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聖人立法常關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況春秋諸侯之紛紛乎居春秋之後制其諸侯而欲以盟誓一之是猶抱薪而救火也故春秋惡盟謹參盟善蕭魚之會知此則知所以撥亂反正之道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杜氏註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左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

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胡氏傳克者力勝之詞程氏傳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左氏傳段不弟故不言弟○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穀梁子於

當時之事失其傳故以克爲殺然論春秋筆削之旨則此說蓋得之矣 ○程氏傳克勝也言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胡氏傳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弑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何責之甚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旣没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材居乎外國人又說而歸之恐其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夫中也養不

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有爲義掩恩也恩義並而中持衡段雖凶逆何由爲亂柰何以惡養之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王隱誅莊公以爲首惡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氏傳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伯道

王之宰也宰而名之所以著其貶也文公五年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若以明其無天道也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胡氏傳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貶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六卿紀法之守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閒則事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

天子賵弔諸侯之禮行人之職也而大宰親之侵職曠官雖微仲子之事猶春秋之所譏而況兼嬖妾之賵以行之乎宰之書名爲仲子也凡此皆聖人之所深惡而特筆以示之者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氏註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宋今梁國睢陽縣○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程氏傳稱及稱人皆非卿也）左氏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程氏傳盟于宿會志也○胡氏傳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何也有宿國之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杜氏註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左氏傳

非王命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傳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論議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覆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廢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程氏傳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

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

公子益師卒

左氏傳衆父卒　海陵胡氏曰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　○劉氏傳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之尊視大夫○程氏傳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　范氏云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録其卒○高郵孫氏曰古者遇臣之

禮來朝則改容當坐則為起疾病則臨問死則哭之君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遇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礼不止於薄也或專殺之臣事君之道不止於欺也而或弒之聖人痛君臣之交失道也則於內大夫之卒少見其意焉內大夫之書於經者四十有七書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所以見君恩之厚薄且記臣道之始終也書卒者或君臨之或賻賵之恩及之則卒之不書卒者或弒賊或出奔或君不見臨或賵賻不加恩不及則不卒也亦或出於春秋後也

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者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蘇氏云春秋以事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皆失之矣故崩薨卒弒葬郊廟之類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如此者皆以日成也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降追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如

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畢不以告也

不書官之説有三官制之紊也大夫之無王命也王命之不重也諸侯大國三卿耳而晉有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是官制非先王之舊也無王命之説當矣然當時王朝之卿士類多世官而不擇賢大國以彊而請命則雖有王命亦豈足為重哉春秋以其不足譏故別立一例以書王朝諸侯之大夫要不失其貴賤之分而已天子之命官則書冢宰見其任天下之重也宋得自命官則書三官見其不失官也此

外王朝公卿書爵而已同諸侯也天子之大夫諸侯之附庸與命大夫則書字其班大略同也天子上士及諸侯之卿皆名氏蓋列國之卿入天子之國曰士也惟有所褒則字進其等也是亦足以見微顯志晦之體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按書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以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孔安國曰此戎蓋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内也○杜氏註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劉氏傳戎者何

戎之君也曷為不以其君稱之不與君稱也曷為不與君稱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曷爲外之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啖子曰凡戎狄皆不分爵號而君臣同詞○胡氏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小人外君子爲否內君子外小人爲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

不可長也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矣○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孔氏疏曰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討慝不堪會盟故言順其俗以爲禮又會據公往戎爲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爲會禮而言會朝據戎來魯爲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而不言朝也○左氏傳會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程氏傳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愼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

會戎哉○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而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書戎以外之則往會焉者不待貶而惡見矣會狄會吳放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杜氏註莒今城陽莒縣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程氏傳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已上公羊說詳見五年傳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

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孫氏曰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小大皆尊而行之也○程氏傳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人之境固爲暴亂而王法之所禁況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 穀梁駭作侅

杜氏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 賈逵曰極戎邑也 無駭不書氏未賜族○程氏傳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巳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

命之世爲卿也劉氏傳無駭者何魯大夫也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禮也○襄陵許氏曰九大夫未爵命於天子則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輩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隱桓以後列國皆自命大夫非夷狄無不稱族者矣蓋不復請命于周也○左氏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胡氏傳書帥師用大衆也莒爲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左氏傳戎請盟秋

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氏傳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秦山孫氏曰儀父中國也公與中國盟猶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胡氏傳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盟于唐而特詳時月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

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左氏履緰作裂繻

杜氏註紀東莞劇縣○公羊傳紀履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曰為養廉遠恥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按紀季姜及齊侯送姜氏之書則言在塗稱女可也其實婦與夫人皆既至之稱若逆婦姜于齊則又變例以明文公喪娶之罪矣○左氏傳卿為君逆也杜氏釋例曰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卿自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程氏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

卿則書歸而已矣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常山劉氏曰文王親迎于渭不云于莘且是時未爲諸侯也詩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蹶爲王卿士韓侯因朝覲至周而迎不亦宜乎

男女之配萬事之先也男下於女而親迎而後女從乎男而合好此聖人制禮所以尤重大昏而謹夫婦之始也然天子諸侯有宗廟社稷之守不可爲逆女而出疆故必使三公上卿往逆於其國至於所館而後親往逆焉人君者風化之首也昏禮之不備無以

正天下之夫婦矣逆者男之事也其禮不可以不厚歸者女之事也其待禮不可以不至禮不至而遂從之則不免於以說而動而陷於歸妹之凶紀以卿逆猶可言也逆者微而止書歸則內外兩失之矣春秋恒事不書而於內女夫人之歸逆一一詳之亦足以見有國者之所當重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不見於後世古禮之存者獨士昏禮耳故天子諸侯之親迎後世儒者率無定說如鄭康成言天子當親迎於侯國引文王以爲證殊不知文王親迎于渭蓋諸侯世子之事也豈得以言天子乎故天子諸侯之禮不可得而見矣若以義起之則孟子以親迎爲禮之輕而古之人君以宗廟社稷爲重其必無越竟親迎之禮明矣故程子劉質夫之說爲當

然程子必以卿大夫而下皆不親迎則又悖於士昏禮詩國風之説蓋亦誤矣或曰然程劉氏之辨明矣而胡氏又從而主諸侯親迎之説何也曰胡氏蓋惑於公羊子不稱使之説求其傳而不得是以反程子之説而從之夫大夫來逆女而不稱使蓋昏禮自有主昏者故不得以君臣之例稱之而祭公劉夏皆不稱天王之使也胡氏不察後取親迎之説以實之彼不知天子諸侯親迎之禮若果有之則周禮不應不載今自天子巡守會同諸侯朝覲邦交之外無出疆迎女之禮其他不見親迎女家之禮獨記有所謂冕迎於所館故曰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今不詳禮之文而欲令天子之尊下臨諸侯國諸侯之重越竟而娶使後世如任人問屋廬子之類嫻笑先王之禮拘泥無權而不可執中豈非儒者講禮不明之過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杜氏註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穀梁傳婦人謂嫁曰

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程氏傳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劉氏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氏作帛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何氏曰春秋孔子遠害其說口相傳授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 ○程氏傳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

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也公穀皆作伯胡氏傳九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有賵葬成風王不稱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也或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也闕之而慎言其餘可也必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范氏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傳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曰小君婦人從夫者

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胡氏傳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君在而不書葬者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今世后雖先崩必俟祔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鄭人伐衛

陸氏纂例曰成公以前侵伐人者遂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胡氏傳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

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彊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內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爲君隱也

○左氏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程氏傳諸侯舉兵而侵伐人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已絕亂之道也今鄭聲罪而伐衛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人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胡氏曰伐而服罪則不書戰此義推之一經皆可通矣

三年春王二月

程氏傳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杜氏註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今釋例以

長曆推經傳此食是二月朔也○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杜氏註見桓三年○公羊傳曰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孫氏曰凡日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不言日不言朔俱失也皆歷象錯亂太史職廢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故春秋詳而錄之以正其罪○劉氏傳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非史之記失則日有食之不得其正也○程氏傳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何氏公羊傳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

者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胡氏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之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陰盛陽微之證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呂氏曰日有食之有常度矣而春秋不以爲常度而不顧也以爲日者人君之象德有不至陰而侵陽則日爲之食遇災而懼日夜修省以塞天變則禍亂可息苟以爲常度而不顧則殃咎隨之危亡日至其應如響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左氏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劉氏權衡杜云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非也王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則天下皆謂直以庚戌崩也以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改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僞者乎且於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程氏傳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胡氏傳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竟以奔而脩服於國御供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王者之喪安得以爲脩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

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征討之事越竟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没之義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杜氏註不書葬魯不會○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王十有三崩葬皆書者五周告之崩魯會之葬也崩而不書葬者四周告之而魯不會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也其一則在春秋之後也春秋之書葬皆我葬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作君

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呂氏曰左氏以紀子帛爲裂繻以君氏爲聲子凡若此類皆傳寫之誤而左氏不知從而穿鑿妄爲之說吾知左氏之出其後聖人也遠學春秋者其可以爲據乎然則謂之

尹氏者正也○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陸氏纂例臣无外交之礼今死而来赴故書以譏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常山刘氏曰尹子𨚗氏者起其世繼也節南山之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尹氏大師秉国之均然則尹氏世秉周權以長乱階從来遠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又以子朝奔楚皆書曰氏其終可監矣○程氏傳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譏其世繼也胡氏傳或曰世卿非礼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大姦

據位而莫除人主孤立而无助国之不亡幸尔○劉氏傳曷爲貶世卿古者寰外諸侯嗣寰內諸侯祿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氏傳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劉氏傳嗣子定位於初喪則其曰未君何百官總已听於冢宰三年○胡氏傳夫百官總已以听冢宰則是攝行軍国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

可知之詞也交譏之。程氏傳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遣武氏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天王之喪同軌畢至況侯甸采衞之國兄弟昭穆之親哉周之於魯固不當以往來之禮論也然惠公仲子之喪冢宰歸賵而王室之賻至勤武氏子之來求平王之葬不遣一介而往會隱公於君臣之大義廢缺如此固無以訓其臣子矣夫以諸侯之不臣如此而爲政於王室者不能困心衡慮輔王修政以討之

顛乃遣使徵求瀆亂體凟貨以取輕於天下此春秋所

以直書而交譏之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

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趙子曰春秋記諸侯卒以

著代也不曰薨畧內外也名之降於天子也○程氏傳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

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傳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程氏傳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將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則書之（劉氏傳何以書會盟之事告則書曷爲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春秋常也於王者之制則非常）杜氏註石門齊地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羊作繆後九以爲謚者同）

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

外嫺至○程氏傳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陸氏纂例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正禮諸侯皆合請王謚從而書之以見非禮○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或削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

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氏註杞國本陳留雍丘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伐取以彰其惡　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先書伐國後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或是邑或是附庸力得之故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爭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其有本是其邑及我之附庸為彼所奪後却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詞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詞言之

○程氏傳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胡氏傳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彊奪其土故特書取以著其惡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陸氏釋文君父言弒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也

○左氏傳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立○泰山孫氏曰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斯聖人教人君御臣子防微杜漸之深戒也蓋以臣子之惡始於微而積於漸久而不已遂成乎簒弑之禍如履霜而至乎堅冰也若辯之不早則鮮不及矣○程氏傳自古簒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

人亦以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不可例拘也○胡氏傳使莊公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

伍定矣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復使與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簒弒所由作也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矣故春秋書之以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趙子曰簡禮而會曰遇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何氏註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陸氏纂例古者遇禮恐諸侯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禮相見者故書

曰遇公羊穀梁並是說遇本意○程氏傳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當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左氏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常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制廢壞諸侯各逞其欲會盟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無國君之禮春秋所以致譏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陳今陳國陳縣蔡今汝南上蔡縣○左氏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

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擊鼓之詩以為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是以書衛人○程氏傳宋以公子馮在鄭與諸侯謀伐之也摟諸侯以伐鄭固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胡氏傳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翬魯大夫公子翬○左氏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程氏傳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再序四國重言其辠胡氏傳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贊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誅討亂臣賊子之法嚴矣左氏以爲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蓋逆之人積其彊惡非一朝一夕辯之宜早隱公不能辯是以及禍○泰山孫氏曰翬不

氏未命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杜氏註濮陳地水名○左氏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何氏註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程氏傳衛人衆詞也舉國殺之也○陸氏纂例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者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明無所累也○胡氏傳其殺州吁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討衆人而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位○穀梁傳衛人者衆詞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長亂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程氏傳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

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疑有得立之理聖人特於疑似之閒衆人以爲功一時以爲善者聖人必立大中以正之所以示皇極之道而較著一王之法也

春秋卷第一